

2022年法语电影:悲欢与离合的协奏曲

□李琦

新浪潮的传承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以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埃里克·侯麦(Éric Rohmer)、雅克·里韦特(Jacques Rivette)、克洛德·沙布罗尔(Claude Chabrol)等人为代表,在法国掀起了一场新浪潮运动,这五个人也被称为“新浪潮五虎将”。2022年9月13日,戈达尔在瑞士去世,为法国新浪潮电影画上了一个句点。然而,法国新浪潮精神依旧生生不息。巴黎拉丁区的电影院时不时放映一些传统影片。2022年春天,Ecoles Cinéma Club推出为为期几个月的侯麦电影回顾展,从下午一直放映到深夜,只需要抽上两个半天,就可以一鼓作气看完经典的“四季的故事”。炎炎夏日,Reflét Médicis放映了7部特吕弗回顾展。紧随其后,Les 3 Luxembourg组织了有“新浪潮祖母”美誉的阿涅丝·瓦尔达(Agnès Varda)回顾展,其间还穿插了几部其丈夫,同样是新浪潮运动代表人物,雅克·德米(Jacques Demy)的经典作品。戈达尔与世长辞后的深秋期间,La Filmothèque du Quartier Latin等影院陆续推出戈达尔回顾展,每次经过商博良街,总会看见排队的人群在等候入场。杂志《电影手册》(Cahiers du cinéma)还在10月出版了纪念戈达尔专刊。

2022年有两部影片带有鲜明的“侯麦色彩”。一部是5月上映的米夏埃尔·艾斯(Mikhaël Hers)导演的《巴黎夜旅人》(Les Passagers de la nuit),回溯至上世纪80年代,讲述了一个真挚动人的故事:和丈夫离婚后,伊丽沙白在法国广播电台找到了一份节目接线员的工作,在一次深夜节目目录制时,她遇到了漂泊无依的塔露拉,伊丽沙白让塔露拉暂时住在自己家的阁楼。塔露拉和伊丽沙白的两个孩子年纪相仿,三个人相处愉快,一起聊天,一起看电影。然而塔露拉却在深夜不辞而别。随着时间的流逝,影片中每个人的生活都在变化着,伊丽沙白也开始迎接自己的新生活。另一部是10月上映的米娅·汉森-洛夫(Mia Hansen-Love)导演的《晨光正好》(Un beau matin),讲述了巴黎中年女性如何面对爱与衰老:桑德拉的丈夫于五年前去世,她一边独自抚养女儿,一边照顾年迈的父亲。在为父亲寻找养老院的惆怅时刻,桑德拉在公园里偶遇了亡夫昔日好友克萊蒙,二人很快相恋坠入爱河。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情感生活摇摆不定,面对重重“中年女性危机”,桑德拉依然步履不停,一往无前。

相爱与分离

法兰西作为一个浪漫之都,自然少不了情感类型电影。由路易·加瑞尔(Louis Garrel)执导自演的《爱你活该我倒霉》(L'Innocent)讲述了男主角阿贝尔的妈妈爱上了刚出狱的米歇尔。米歇尔动用关系帮阿贝尔的妈妈开了梦想中的花店,然而阿贝尔认为其中暗藏隐情,于是联合自己的同事兼好朋友克萊门展开了调查,由此演绎了一出幽默和温情并存的喜剧爱情电影。克莱尔·德尼(Claire Denis)凭借《双刃剑》(Avec amour et acharnement)获得第7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最佳导演,以女性视角探讨女性欲望,描绘了一段坎坷的三角恋情。弗朗索瓦·欧容(François Ozon)导演的《彼得·冯·康德》(Peter von Kant)致敬德国导演法斯宾德,描绘了炙手可热的导演和英俊年轻的演员之间的情愫。此外,埃马纽埃尔·穆雷(Emmanuel Mouret)《短暂的偷情纪实》(Chronique d'une liaison passagère),克洛德·勒卢什(Claude Lelouch)《恋爱大过天》(L'Amour, c'est mieux que la vie!),卡琳纳·塔迪厄(Carine Tardieu)《年轻的情人们》(Les jeunes amants)等爱情题材影片也收获了不错的口碑。

相爱与分离这两组命题相互对立又不可分割。《此情此刻》(Plus Que Jamais)探讨了相爱之人如何面对死亡,隔着屏幕,我们仿佛能感受到北欧冰冷的寒风,还有主人公之间撕心裂肺的疼痛。一想到这部影片是加斯帕德·尤利(Gaspard Ulliel)的遗作,悲伤之情再次涌上心头。加斯帕·诺(Gaspar Noé)导演的《漩涡》(Vortex)将镜头

转向老年生活,以分屏的手法,刻画了年迈夫妇走向生命凋零的过程。还有荣获第75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审团大奖的《亲密》(Close)。导演卢卡斯·德霍特(Lukas Dhont)说,他在纸上写下了几个词:友谊、亲密关系、恐惧、阳刚之气,《亲密》就这样出现了。影片讲述了一个关于分离的故事,探讨了青少年成长和性别认知,两位小演员将细腻的感情演绎得淋漓尽致。

女性力量赞歌

如果说2021年改编自安妮·埃尔诺同名作品的影片《正发生》(L'Événement)表现了在堕胎合法化前一位普通少女的堕胎经历,那么2022年的影片《安妮愤怒》(Annie Colère)则刻画了彼时法国女性集体争取堕胎自由的抗争史。故事追溯至1974年1月,影片中的女性加入了堕胎和避孕运动(MLAC),呼吁把堕胎的自由权交还到自己手中,而她接下来的政治生涯则更加令人敬佩:1974年,时任卫生部长韦伊向国会提出女性堕胎合法化法案,面对重重压力,她据理力争,1975年,法案终于得以通过,也被命名为《韦伊法》(Loi Veil)。自此,法国女性终于拥有合法的堕胎权。影片中,晚年的韦伊一直在写作,这也呼应了她于2007年出版的自传作品《一生》(Une vie),书籍和影片相辅相成,展现了这位杰出而伟大的女性形象。

2022年,女性成为故事核心的法语电影不在少数。影片《全职》(À plein temps)刻画了单亲妈妈朱莉奔波于外省和巴黎的艰辛日常,她每天起早贪黑,搭乘列车往返两座城市,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电影《玛丽亚的梦想》(Maria rêve)展现了中老年女性追逐梦想的故事,它让我们知道,艺术与年纪无关,人人拥有追逐爱情和梦想的勇气和权利。曾执导过《西班牙公寓》(L'auberge espagnole, 2002)等作品的塞德里克·克拉皮斯(Cédric Klapisch)携新作《舞魂》(En corps)回归,展现了女主人公因脚受伤后不得不放弃芭蕾舞向现代舞的坎坷过程,凭借着不服输的精神实现涅槃重生。影片《夏洛特》(Charlotte)以动画的形式讲述了年轻德国犹太艺术家夏洛特·萨洛蒙的真实故事,她才华横溢,年纪轻轻创作了大量画作,26岁时,怀有身孕的她被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死在毒气室,夏洛特也被誉为“艺术界的安妮·弗兰克”。

基于真实或文本的改编

2022年8月,法国插画家让·雅克·桑贝(Jean-Jacques Sempé)逝世,享年89岁。生前,他以绘制插图和《纽约客》封面闻名,特别是他和作家勒内·戈西尼(René Goscinny)共同创作的《小淘气尼古拉》系列成为法国乃至世界的畅销作品。《小淘气尼古拉:我们还在等什么才能快乐?》(Le Petit Nicolas-Qu'est-ce qu'on attend pour être heureux?)以动画的形式呈现了桑贝和戈西尼的真挚情谊。《杏仁剧院》(Les Amandiers)基于导演瓦莱丽雅·布鲁尼-特德斯奇(Valeria Bruni Tedeschi)的自身经历,讲述了上世纪80年代一群戏剧学校面试学生之间的情谊,展现了青春时期特有的热烈与洋溢。

2015年11月13日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一直是法国民众难以忘却的伤痛之一。近年来,多位导演以此为主题拍摄影片,2022年上映的《巴黎重见》(Revoir Paris)聚焦女主人公亲历悲剧后的生活转折,《十一月》(November)着重刻画袭击后反恐搜捕行动组的工作图景,而《你不会得到我的恨》(Vous n'aurez pas ma haine)展现了男主人公面对妻子在恐袭中遇难后的心路历程。让全世界人民为之痛心的还有2019年4月15日的巴黎圣母院大火,几百名消防员彻夜扑救直至第二天黎明,挽救了教堂的整体结构。导演让-雅克·阿诺(Jean-Jacques Annaud)据此拍摄了《燃烧的巴黎圣母院》(Notre-Dame Brûle),刻画了大火发生的24小时光景。

2022年,法国作家皮耶尔·勒迈特(Pierre Lemaitre)的长篇小说《火光之色》(Couleurs de l'incendie)被改编成电影,故事围绕女主人玛德莱娜展开,讲述了她在遭到亲友背叛后复仇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大快人心。《秘密的时光》(Le Temps des secrets)改编自法国作家马塞尔·帕尼奥尔(Marcel Pagnol)自传体小说《童年的记忆》(Souvenirs d'enfance)第三卷,生动还原了作家笔下美好的童年时光。《卧室》(La Maison)改编自艾玛·贝克尔(Emma Becker)2019年的同名小说,《等待伯强格斯》(En Attendant Bo-jangles)改编自奥利维尔·布尔多(Olivier Bourdeaut)2016年的同名处女作,《乌斯特雷姆》(Oustreham)根据弗洛伦斯·奥贝纳斯(Florence Aubenas)2010年的自传作品《乌斯特雷姆的码头》(Le Quai de Oustreham)改编,等等。

传统与创新并存

2022年法国影片依旧少不了几大类传统题材,比如刻画德占时期巴黎犹太人生活图景的《一切顺利的女孩》(Une jeune fille qui va bien),关注移民问题和社会暴力的《雅典娜》(Athena),聚焦法国社会阶层差异的《坏孩子们》(Les Pires),反映政治的题材的《昨日世界》(Le Monde d'hier),揭发社会丑闻的现实题材作品《我会变成巨人》(Goliath)。除此之外,也不乏一些匪夷所思、脑洞大开的影片。《丧尸不要停》(Coupez!)翻拍自日本影片,故事发生在一个丧尸电影的片场。《驴叫》(EO)以一只名叫伊欧的驴的视角展开,通过动物观察世间人性的善与恶。《随心所欲》(En roue libre)中的女主角突然得了一种困在车里无法脱身的疾病,由此开启一场惊喜的公路旅行。《在一起》(En même temps)的两位男主角由于被胶水粘在一起而被迫形影不离。《吸烟致咳》(Fumer fait tousser),《不可思议但千真万确》(Incredyble mais vrai),《昏迷》(Coma)等影片也以离奇的情节设定吸引了不少观众。

悬疑和穿越同样不可或缺。2022年收获一众好评的影片《12日的夜晚》(La nuit du 12)借由一桩谋杀案展开对受害者的调查,由此引发对社会问题的思考。2022年底由文森特·拉科斯特(Vincent Lacoste)和桑德琳娜·基贝兰(Sandrine Kiberlain)联袂演绎的《绿色香水》(Le Parfum vert)以一起发生在法兰西大剧场的谋杀案为主线,向比利时漫画《丁丁历险记》和电影导演希区柯克致敬。还有热拉尔·德帕迪约(Gérard Depardieu)主演的《梅格雷》(Maigret),劳尔·卡拉米(Laure Calamy)主演的《恶之源》(L'origine du mal)等等。此外几部穿越题材也引人入胜,在《五恶魔》(Les Cinq Diables)中,小女孩穿越回到过去,目睹了母亲年轻时的生活,揭开了故事真相。《人生漩涡》(Le tourbillon de la vie)通过镜头的转换与堆叠,呈现了主人公茱莉亚的多重人生,同时导演也将无解难题抛给了观众:如果人生可以重来,该做出如何选择?

纪录片受到关注

2022年10月,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以表彰其“勇敢又确切地书写从个人记忆中挖掘出的根源,疏离以及集体约束”。同年12月,埃尔诺首次尝试执导的纪录片长片《超八岁月》(Les Années Super 8)在法国院线上映。这部影片是她和儿子大卫·埃尔诺-布里奥(David Ernaux-Briot)共同导演,原始素材来自于1972年至1981年间他们一家人用一部超8毫米摄影机拍摄的影像,主要出自彼时安妮·埃尔诺的丈夫菲利普·埃尔诺之手,因此这部纪录片也可看作是一部家庭的“六手联弹”。全片时长约一小时,记录了埃尔诺一家人在生日、圣诞、假期的日常图景,但同时,它犹如一扇窗户,呈现出当时法国中产阶级的生活特征。摄像机拍摄的画面均没有声音,埃尔诺专门撰写并念诵旁白,使得这部纪录片成为一个本个体与时代的“影像之书”。

如果说在2022年初有幸在奥德翁剧院(Odéon Theatre)看到了伊莎贝尔·于佩尔(Isabelle Huppert)主演的戏剧《樱桃园》(La Cer-



saie),在圣三教会士剧院(Théâtre des Mathurins)看到法布莱斯·鲁奇尼(Fabrice Luchini)的演出《拉封丹和封禁》(La Fontaine et le Confinement)已经足够激动人心,那么2022年底,法国导演(Benoit Jacquot)更是将镜头直接对准这两位法国重量级艺术家,记录了2021年夏天他们在阿维尼翁戏剧节的表演日常。此外,米特拉·法拉哈尼(Mitra Farahani)执导的《星期五见,鲁滨逊先生》(À vendredi, Robinson)记录了伊朗导演艾布拉希姆·格勒斯坦(Ebrahim Golestan)和法国导演戈达尔之间与电影有关的邂逅,两位电影界大师每星期五进行邮件通信,共持续29周,影片摘得第7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单元评委特别奖。当然,2022年优秀的法国电影不一而足,远不止上面提到的这些,《岛屿上的煎熬》(Tourment sur les îles),《跟我走吧》(Viens je t'emmené)等优秀影片还登上了《电影手册》2022年度十佳榜单。



在这些法国电影中,我最喜欢看的是在巴黎取景的影片,热衷于根据镜头中的画面辨认巴黎的每条街道,每个坐标,宛若一个个猜谜游戏:《巴黎夜旅人》中的博格勒内尔街区,《晨光正好》结尾的蒙马特高地,《味道与颜色》(Les goûts et Les couleurs)里的圣马丁运河,《再见巴黎》(Adieu Paris)中的丁香园咖啡馆,还有丹尼·伯恩(Dany Boon)主演的电影《驾驶她的车》(Une belle course),当镜头下的出租车行驶在巴黎的大街小巷,我们也一同欣赏着这座城市的天明与黄昏。每部电影或欢乐,或悲伤,或娓娓道来,或发人深省,为我们带来了不同的体验,在我们身上留下了不同的烙印。电影散场,生活还在继续……

曹禺作品在越南

□范氏秋庄

南文学带来一股戏剧新思潮。

曹禺剧本在越南的翻译活动

“当一个作家写完作品的最后一页时,作品就开始了它的生命周期,就像一个婴儿从母亲的子宫里被剪掉脐带”(黄如芳,2010),这是越南在接受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时秉持的观念。对于《雷雨》这个剧本,汉学家邓台梅曾经有两次翻译、审阅、编辑。同样,曹禺的《日出》也由他翻译、编辑。此外,邓台梅还承担了《北京人》的译本的审稿和序言撰写工作。从越南接受外国文学的角度看,《雷雨》《日出》等作品的翻译都必须保证“双重身份”的规则。因此,译者必然同时面临两种考验:首先是译者必须透彻地了解作品的内容及各种角色的故事,寻找与作者的心理共鸣,以便能淋漓尽致地传达原文的想法和意义。其次,译者必须面向公众,了解观众接受程度,并再次进行改造译本。

在邓台梅的译介中,已经可以很好地完成以上两个考验,因此曹禺的艺术风格在越南读者心中清晰可见。关于翻译风格,邓台梅使用的语言完全是越南北方的语言。这使得《雷雨》的每个人物具有浓郁的越南地域特色,从而促使作品更能走进



中国文学在海外

自古以来,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及文学作品通过不同的方式传播到越南。从《诗经》到“四大名著”《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其他中国经典著作在越南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接受。新时期的越南一向保持着与中国在文化交流上密切的关系,大量的文学作品得到进一步的传播与关注。在越南的出版物领域中,中国文学翻译作品占外国文学书籍总量的近50%。许多中国作家的作品受到越南读者的喜爱,如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老舍、曹禺等。在这些扬名海外的中国作家中,不能不提到在越南文坛上影响深远的中国现代著名戏剧家——曹禺,他的《雷雨》《日出》《北京人》等优秀作品不仅在越南得到专业的翻译及广泛的传播,并且至今一直受到越南读者的长久喜爱。

曹禺的作品之所以在越南读者中经久不衰,主要归功于越南文坛著名文学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汉学家邓台梅(1902-1984)。邓台梅是越南文坛介绍并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者,他认识到当时越南文坛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了解几乎一片空白,因此他大量阅读和译介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并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的研究与翻译使得众多越南作家、研究者以及读者能够接触到中国优秀的作品。他编著关于中

国文学的著作主要有《文学概论》《中国现代文学简史》《鲁迅》《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杂文》等,他的译著有《阿Q正传》《雷雨》《日出》《北京人》《阿诗玛》等。

从鲁迅到曹禺 邓台梅让中国现代文学走入越南

上世纪40年代初,邓台梅选择了“遇见”鲁迅。邓台梅是第一位将鲁迅的作品译介给越南读者的人。因为他认为鲁迅先生对文学遗产问题的看法,对作家品质、文学作品的内容、形式以及对民族特色、国家精神等基本问题的认识,向他展现了一个关于文学乃至人生真理的广阔而崭新的“美丽宇宙”。从鲁迅开始,邓台梅开辟了中国现代文学走向越南的新道路,他意识到当时中国的进步文学一直在充满活力地前进着,中国文学将对越南社会变革产生强烈的影响。他从鲁迅作品看到了越南文坛作家可学习并拥有“前进”创作精神。而在鲁迅的文学影响之后,接着就是曹禺。1955年底,邓台梅在中国会见作家曹禺后,收到了曹禺写的《雷雨》《日出》《北京人》三个剧本。邓台梅认为曹禺的戏剧和文学作品同样能体现出年轻作家的“前进”创作精神。因此,这些作品先后被翻译并出版,同时也为越

越南读者心中。

曹禺话剧在越南的舞台呈现

在越南的话剧舞台上,曹禺最有名的作品则是《雷雨》。《雷雨》之所以在越南舞台上的取得巨大成功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越南出现一种话剧现象,即“小舞台”。这个话剧类型让越南观众能在狭小的空间中直接并深入感受曹禺作品带来的典型情节:乱伦、三角恋、暴力、死而复生、冤冤相报、命运感与沧桑感、巧合、悬念等。《雷雨》是经典又带着通俗性,这是一种完美的结合,让一代又一代越南读者和观众成为它的忠实之友。

除了小舞台模型中的《雷雨》,在越南,曹禺的作品还被改造成“改良戏”——一种源于越南南部戏剧的传统类型,至今也不断被翻演。值得注意的是,之前曹禺的作品在越南青年观众和读者中均未得到广泛接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进步,它正逐渐受到一定关注。

不仅如此,《雷雨》在越南改良舞台的成功还揭示了另一种特殊的接受方式,即是通过电影形式的间接呈现。《雷雨》的剧本内容吸引到越南作曲家范太原和导演阮明芳的关注,他们由此制作了一部改良式的连续剧《地狱门》,在越南南部也深受广泛的喜爱。

综上,曹禺的《雷雨》的出现,除了标志了“五四”以来中国话剧创作上的成就,还引起了越南文坛广泛的注意,推动了越南话剧创作水平的提高和发展,而且在长期的舞台表演中得到了越南观众普遍的喜爱,在越南观众和读者中一直保持着长久不衰的魅力。